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上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齊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音義大音泰注及下注大史公皆同離力智反下相離同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注言其似禮樂之義音

義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教反又音洛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注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音義首手又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太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太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太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先王制禮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愛樂其王業所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

丘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已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注正義曰知留為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父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嶽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為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子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大公之外為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瘖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

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為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為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注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音義期音基鯉音里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

曰嘻其甚也注嘻悲恨之聲音義與音餘下餘閣也與同嘻許其反又於其反

伯魚聞之遂除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注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音義梧音吾陟知力反升也

蓋三妃未之從也注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

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音義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騷素刀反一音蕭湘音相差初佳反又初宜反嬪婢人反

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祔謂合葬合葬自

周公以來祔音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為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者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疑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悉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祔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為疑辭注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為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為

郡名也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嚳崩帝摯即位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稷為堯之異母弟也及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為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歷序之文以為帝嚳傳十世姜嫄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案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為取妻是絶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

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為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為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昏義后一夫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為正妃生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注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音義爨七亂反矯居表反儉其檢反適丁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為非禮以正其子也注注正義曰案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

爨室明知意有所為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間為埊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為謙無甸人掘坎為埊之事是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許其口習故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為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

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胄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為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為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音義語魚據反澌本又作斯音賜下同顓音專近附近之近

吾今日其庶幾乎注言易成也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

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子張病困召子申祥而語之曰若君子之死謂之為終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為死無功名可錄但形骸澌盡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兾也言吾若平生為惡不可幸兾為君子之人吾既平生以善自修今日將死其幸兾為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注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元申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太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太史官修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注不容改新閣庋藏食

物音義奠田練反閣音各庋字又作庪同九毀反又居偽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注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肯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為時期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注譏之也位謂以親疏叙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音義街音佳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注善之也禮嫂叔無服音義嫂悉早反

婦人倡踊注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音義倡昌注同

尚反注同踊音勇娣似大計反下音似

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注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䟽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為位哭之禮小功不為位也者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為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為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是亦如子思也注正義曰知位謂親疏叙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為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為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者謂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為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為原憲字子

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者非一也案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肸之妻是弟妻為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肸之妻是亦謂弟妻為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予和女是倡為先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為位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一哭而已不為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為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音義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下同衡依注音橫華彭反從子容反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音義解佳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襵而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注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音義伋音急漿子良反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注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音義俯音甫跂丘豉反為于偽反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曾子謂子思伋誇已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

為繼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注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音義稅徐他外反注同上時掌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注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注以已恩怪之䟽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秪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

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禮王義非也

伯高之喪注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注謂賻賵者音義使色吏反賻音附賵芳用反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音義乘繩證反四馬曰乘貸他代反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音義副音仆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孔子曰異哉者孔子既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人也攝猶貸也

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徒猶空也者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内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虚有弔禮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為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注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注以其交會尚新音義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注别親疏也音義别彼列反下同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注别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

重注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注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音義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即伯高見如字皇賢遍反遂命子貢為之主注明恩所由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注異於正主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其疾為褻為我我為皆同來者一本作為爾哭也來者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依文解之曰為爾哭也來者夫子既命子貢為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為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注正義曰兄弟親父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

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別輕重也者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已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為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為野哭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注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音義滋音咨嗜市志反以為薑桂之謂也注為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音義薑居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注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為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為

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以為記者正曾子之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目精音義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

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注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注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注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音義女音汝下同洙音姝泗音四洙泗二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注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音義華徐胡化反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注言其不稱師也

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注言居親喪無異稱音義稱尺證反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注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注謝之且服罪也音義與音餘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注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音義離羣羣朋友也上音羣索悉各反猶散也下注索居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喪其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為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

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注似有疾音義晝知又反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注似有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注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音義齊側皆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非致齊也者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

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寛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太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內正寢之中者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為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為外內耳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注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音義見賢遍反君子以為難注言人不能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

依文解之君子以為難者君子以高柴所為凡人難可為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出樂至為大笑今高柴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為難也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皐言泣無聲如血出者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言笑之微者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注 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麄廣狹不應法制 音義 衰七雷反下同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注同惡烏路反麄本又作麤七奴反狹音洽應應對之應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注 為褻喪服邊偏倚也 音義 褻息列反倚於彼反又於寄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

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為褻之事各依文解之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麄不應廣狹乖法便為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衰重不言亦可知也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為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注前日君所使舍已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音義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下及注同驂七南反夾服馬也騑芳非反子貢曰於

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注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音義頗破多反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音義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施始豉反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音義惡烏路反夫音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夫子曰者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

人盡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為之出涕既為出涕當有厚施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虛惠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此出涕慟則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注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為君所使舍已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為東道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為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故以為君所使舍已者賻助喪用也者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為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

即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騑馬曰驂者說文云騑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故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音義識式志反又音式下及注章識皆同呼火故反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

也注哀戚本也祭祀末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者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注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則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足

顔淵之喪饋祥肉注饋遺也音義饋其位反遺于季反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彈琴以散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注㑃孔子也音義拱恭勇反㑃本又作效胡教反下同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注嗜貪音義嗜市志反注同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注正義曰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

孔子蚤作注作起音義蚤音早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注欲人之怪已音義曳羊世反亦作抴消搖本又作逍遙歌曰泰山其頹乎注

泰山衆山所仰音義頽徒回反梁木其壞乎注梁木衆木所放音義放方兩反哲人其萎乎注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音義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既歌而入當戶而坐注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注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音義幾音祈又音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注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

賔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賔之也注以三王之禮占已夢音義阼才故反楹音盈夾本又作俠古洽反下注同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注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音義食如字又音嗣疇直留反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注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音義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治直吏

反坐才卧反又如字處昌慮反

蓋寢疾七日而没注明聖人知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説死之意狀各依文觧之泰山至安放者上既云泰山梁木哲人三句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頽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揔云吾將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忽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揔云吾將安放夏后至之也者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為主猶尚西階以為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

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月令明堂具解注正義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摇放蕩以自寛縱皆是特異尋常凌旦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已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揺寛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梁木衆木所放者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注曰放依也泰山梁木並指他物哲人其萎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已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絶其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蚤坐急見人也者君子尋常不自當户已歌而入即當户而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言奠者以為凶象者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户主唯

奠停飲食故云奠也孰誰也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為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注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注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弟子為師喪制之禮各依文觧之門人疑所服者依禮喪師無服其事分明今夫子之喪門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禮故疑所服注正義曰知為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是弟子相為與為夫子同但絰出與不出有異明其服同也云弔服而加麻麻謂絰與帶也皆以麻為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緦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是也鄭知服緦之絰帶者緦為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為弔服之限故知緦之絰帶也論云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司農云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

縷鄭康成云無事其縷哀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縷鄭司農又云緦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鄭康成云無事其布哀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首服弁經者鄭注司服云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殷人冔而葬又云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冔是祭冠也故知弁經是爵弁也知加環經者以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天子弔諸臣之服無問當事與不當事皆弁經也諸侯以錫衰為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已臣當事則弁經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經於士雖當事亦皮弁諸侯雖以錫衰為常弔之服其弔士亦有緦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之事則緦衰異姓之士則疑衰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亦弁經故鄭注喪服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

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也故鄭注喪服云上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説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凡弔服惟有弁絰皆無帶也知無帶者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絰不云帶故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相爲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士之弔服唯加緦之絰帶爲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緦之絰帶又下文云子游襲裘帶絰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友相爲加帶凡朋友相爲者雖不當事亦弁絰故下文云羣居則絰是也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注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飾棺牆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置翣注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音義置知吏反翣所甲反衣於既反攝所甲反又所洽反與音餘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注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音義披彼義反綢吐刀反韜也徐直留反注同旐直小反杠音江竿也乘繩證反廣光浪反凡度廣狹曰廣他皆放

此幅方木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各依文解之飾棺至夏也者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云魯人也牆柳衣者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為牆障柩之物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摠而言之皆謂之為柳也縫人注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前文注云牆柳者以經直云周人牆置翣文無所對故注直云牆柳也此文為下對設披設崇設旐之事皆委曲備言故亦委曲解之故注云牆柳衣也其實牆則柳也雜記喪從外來雖非葬節以裳帷障棺亦與垣牆相似故鄭注不毀牆之下云牆裳

帷也皆望經為義故三注不同云翣以布衣木者鄭注喪大記云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云如攝與者攝與漢時之扇與疑辭鄭恐人不識翣禮故云如今攝與披柩行夾引棺者案喪大記國君纁披六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故此云披柩行夾引棺者云崇牙旌旗飾也者對下綢練設旐故為旌旗飾也謂旌旗之旁刻繒為崇牙殷必以崇牙為飾者殷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内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而有二旌一是銘旌是初死書名於上則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於西階上葬則在柩車之前至壙與茵同入於壙也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之前至壙柩既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故鄭注既夕禮云柩車至壙祝脫載

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而還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之二旌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與士禮同故司常云大喪共銘旌鄭注云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初死亦置於西階將葬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壙也是其一旌也司常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則明器之旌止則陳建於遣車之上行則執之以從遣車至壙從明器而納之壙中此二旌也案士禮既有乘車載旜襢孤卿之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謂以金路載之至壙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此其三旌也然則天子三旌也士以禮無遣車故無廞車之旌但二旌耳諸侯及大夫無文熊氏以為大夫以上有遣車即有廞旌並有三旌也云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者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中設旐夏也案鄭注明堂位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以此差之古代尚質有虞氏但注旄竿首未有繒帛故云綏

也夏后漸文故有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旐故夏云旂也旂是大古名非交龍之旂周則文物大備旂有九等垂之以縿繫之以斿又有交龍之旂龜蛇之旐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旐更無餘飾又引爾雅素錦綢杠者亦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文綢練練則素錦用以為綢杠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注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注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牆不翣音義褚張吕反幕音莫褚幕覆棺者蟻結于四隅注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音義蟻魚綺反又作蛾蚍避尸反徐扶夷反蜉音浮殷士也注學於孔子傚殷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

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事各隨文觧之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為章識焉此公明儀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褚幕丹質者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蟻結者蟻蚍蜉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棺蓋亦或取蚍蜉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牆不翣唯特加褚幕而已上葬夫子用三代之飾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彼謂祝習夏禮商禮總是周祝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故主饋食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故主衣服襲斂周人之喪皆有夏商二祝與夫子用三代之禮

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夫子聖人德備三代文物故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注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音義仇音求讎也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盾本又作楯食允反又音允弗與共天下也注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注言雖適市朝不釋兵音義朝直遙反注同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注為負而廢君命音義銜音咸使色吏反為于偽反下為其負相為同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

為魁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音義從如字徐才用反魁若回反杓必遙反又匹遙反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為其負當成之音義陪步回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各依文解之遇諸市朝者上既云不仕得有遇諸朝者身雖不仕或有事須入朝故得有遇諸朝也不反兵而鬬者言執殺之備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即當鬬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之內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皇氏以為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似朝故謂市朝此辭非也曲禮上唯云不與共戴天文不備也曲禮上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又此昆弟

之仇不云不反兵者父母與昆弟之仇皆不反兵曲禮上昆弟之讎云不反兵者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為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者謂從父昆弟之仇既不為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注正義曰負猶不勝也為其鬬而不勝廢君命也下注云為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者案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是魁為首杓為末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音義經大結反羣居則經出

則否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
而索居
易墓非古也注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音義易以
豉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墓内不合芟治之事注
芟所銜反疏正義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
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
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注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
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注祭主敬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吾聞諸夫子者諸之也據所聞事於孔子也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此所聞事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與其哀少而禮物多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者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者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者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注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音義填池依注音奠徹盧王並如字處昌慮反下同遣奠弃戰反本

或作遷奠非

推柩而反之注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音義推昌隹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降婦人而后行禮注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音義辟音避下辟賢辟不懷並同復扶又反

從者曰禮與注怪之音義從音才用反下同與音餘下同曾子曰夫祖者且也注且未定之辭音義夫音扶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注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注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

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注明反柩非音義飯煩晚反牖羊久反斂力驗反禮家凡小斂大斂之字皆同不重出阼才故反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注善子游言且服音義且服本或作且服過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床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東時柩猶北首前東近北前東者謂棺於車東有前後故云前東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鄉外而為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

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為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多矣乎者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已說之非聞子游之荅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注正義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者案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又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為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者案既夕禮祖曰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設遣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遣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為遣奠

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觧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遥指昨日為既祖於文賒緩其義非也禮既祖而婦人降者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廻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賔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廻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給說者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注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

音義裼星歷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注及下同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音義袒括徒旱反下古活反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服是善子游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絰於武喪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絰帶既在要鄭注加武

與帶絰似帶亦加武者其實加武唯絰連言帶耳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絰此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何因出則有帶絰服之而入但子游既及弔喪豫備其事故將帶絰行也子夏既除喪而見注見於孔子音義見賢遍反注及下同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注樂由人心音義予羊汝反下同和音禾或胡臥反下同樂音岳又音洛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注作起音義忘音亡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注雖情異善同俱順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此言子夏子張者

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為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閔子騫然家語詩傳云援琴而弦切切以為正也熊氏以為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也

司寇惠子之喪注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音義彌亡畢反牟莫侯反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注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音義為之于偽反注為之重服下為之服皆同適丁歷反下文及注同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注謝其存時又辱為之服敢辭注上之

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注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注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

客位注所譏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各依文解之注

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子游既與惠子為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為其母麻衣鄭注云小功布深衣者以大夫之子為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為其母厭降宜小功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為重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故云重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

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諸臣位在門內北面者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今以此為證故云明矣子游弔在臣位適子既嚮南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案鄭注之意前既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則此又云臣位在門內北面則凡賓位在門東亦得與盧合也而前檀弓云趨而就伯子於門右注云去賓位就主人之兄弟賢者若案彼注云則未趨時賓位應在門左者以檀弓之弔當在小斂前同國并異國並在門左若諸侯禮大國賓辟寄公故在門右耳或云檀弓為異國禮譏於仲子故自處異國之賓故在門西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音義涕音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

自鼻曰洟瑕音遐本又作蝦音古雅反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注中禮之變音義中丁仲反注及下注禮中之中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各依文解之將軍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待賓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注正義曰文子之子簡子瑕也知者世本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者深衣即間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

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為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祭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氏之子為之雜記經文本為重來者故縞冠衛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云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者以其死者還入於廟故今待弔於廟就死者案士喪禮始死為君命出小斂以後為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也或曰此非已君之命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也禮論亦同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注所以表哀戚音義冠古亂反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蹤行出于大門殷道也注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蹤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音義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蹤良輒反復扶又反學者行之注學於孔子者行之傚殷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各依文解之幼名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

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為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揔云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聃季等末者稱季是也掘中霤而浴者以下三句明殷禮也每一條義兼二事也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故云掘中霤而浴也毀竈以綴足者亦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亦義兼二事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

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嚮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殷道也者道禮上三句皆是殷禮也注正義曰此謂中霤竈宗所以掘中霤毀竈及宗是明不復有事於此處也云周人浴不掘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鄭注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案鄭旨則知浴用盤也云葬不毀宗躐行者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可見故此不言耳至於毀宗躐行掘中霤周雖不為而經文無云不掘不毀故鄭注言之也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也云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者廟門西邊牆也云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者以其毀宗

故云躐行故知行神在廟門之外當毁處之外也行神於後更説

禮記注疏卷七

禮記注疏卷七考證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顧炎武曰大公已就封於齊矣其後復入為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耳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去周二千餘里使其已朽之骨自東徂西於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庭故曰葬日虞勿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踰時不獲遵五月之制

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君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崤之南陵有夏后皐之墓豈古人不達於禮哉然則大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召申祥而語之注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臣召南按顓孫是複姓申祥

則二名也何乃疑申聲近顛而為一字姓乎康成此

注似誤

小功不稅至而可乎注以已恩怪之○韓文與李祕書

曰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

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

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君子之於骨肉聞其死

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哉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

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臣召南按昌黎引此經及鄭

注云以情責情似韓所見本異也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謝枋得曰劉尚書美中家藏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文義更順臣召南按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子貢意在匆遽不暇別言是也疊山所見別本必好事者為之

注疏案莊子聖人無夢云云○臣召南按此不必辨祗以論語夢見周公証之何謂聖人無夢

殷士也○臣召南按周人而用殷制必是周之喪禮本兼二代而聽人所為不然弟子不可違制以尊師使陷於不義也儀禮存夏祝商祝之名周官大卜存夏商之易然則周禮之兼用二代者多矣

禮記注疏卷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汪日炘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上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注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音義碩音石子柳曰何以哉注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注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音義粥本又作鬻音育賣也注同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

母也不可注忠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注惡因死者以為利音義惡烏路反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為利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案檀弓下云叔仲皮學子柳故知子柳是叔仲皮之子知子碩兄者以此云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故知子碩兄也古者謂錢為泉布者解布名也言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然者言其通流有如水泉而徧布貨買天下貨財也而鄭注周禮云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

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案鄭此旨云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笄錢是也邊猶為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為錢刀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注利已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注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音義蘧本又作璩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拔皮八反徐蒲末反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注剌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音義樂音洛下同一讀下樂五敎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剌七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剌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注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注言聲無節音義弁皮彥反孺而

注反孔子曰哀則哀矣注此誠哀而難為繼也注失禮中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音義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而難為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為失也夫聖人禮制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耳豈可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注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

孔子者旣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投其冠括髮注尸出戸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音義括古活反子游曰知禮

注嗤之音義嗤昌之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曰知禮者子游是習禮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故云公子牙六世孫也云毁孔子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毁仲尼是也尸出至委貌者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俠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

之後乃投冠括髪故云尸出戸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絰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絰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髪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髪者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髪括髪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髪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髪無小斂之前為括髪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髪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髪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一括髪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髪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髪者崔氏云謂說去

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為括髮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音義卜人師依注音僕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非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君薨以是舉注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之人注正義曰知是君疾時者以下文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時也知卜當為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注二

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音義從才用反夫人音扶注同為于偽反注及下注夫為妻同或曰同爨緦注以同居生緦之親可音義爨緦上七亂反下音思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或曰同爨緦者甥既將為非禮或人以為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正衰非弔服也故云相為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俏以為弔服加麻絰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為服非弔服也注正義曰知同居者以下云同爨緦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為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

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遙譏之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事貌縱讀如總領之總音義縱依注音總急遽貌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音義折大分反注同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注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音義躐力輒反惰徒臥反故騷騷爾則野注謂大疾音義騷素刀反急疾貌大音泰一音他佐反下注同鼎鼎爾則小人注謂大舒君子蓋猶猶爾注疾舒之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故喪至猶爾者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

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不得怠惰寬慢故喪事騷騷爾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注正義曰所引詩云者魏風葛屨之詩也魏俗褊薄遺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

喪具君子恥具注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注謂絞紟衾冒音義絞戶交反後同紟其蔭反冒莫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此辟不懷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今未即辦具

是辟不思親之事也云喪具棺衣之屬者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注或引或推重親遠別音義遠于萬反別彼列反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注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音義期音基疏正義曰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錄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所以嫂叔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服重是引而進之其嫂無服是推而遠

之並去蓋者記人雖解其義猶若不審然故謙而言蓋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時為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為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為之薄注正義曰已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已子案喪服傳昆弟之子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叔父母期又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有相報荅之義故云報也已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乃備或推者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疏而斥遠之也言重親解或引言遠別解或推遠別者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厚推使無服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戚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注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注以為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已有之事曰反哭於爾次者於時立曾子之門故曾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

知也為猶行也音義知音智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注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音義味依注音沬亡曷反斲陟角反縢本又作縢徒登反靧音悔洗面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注無宫商之調音義竽音于笙音生和胡卧反調直弔反有鐘磬而無簨虡注不縣之也横曰簨植曰虡音義簨息允反虡音巨植時力反又音值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之死而致死之者之往也謂生者以物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

有知是不仁之事也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者謂以物往送葬者而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者聖人為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為器用並不精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為沬也瓦不善沬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者斲雕飾也木不善斲鄭注云味當作沬沬靧也靧謂靧面證沬為光澤也琴瑟張而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竽笙備而不和者亦備而無宮商之調和也有鐘磬而無簨虡者簨虡縣鐘磬格也亦有鐘磬而不用格縣掛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横曰簨植曰虡者虡距也以用力故曰虡也注正義曰之往也者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故何胤云

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之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神明者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音義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孫音遜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注貧朽非人所欲音義朽許久反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

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注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音義有為于偽反下為桓司馬為敬叔則為之注為民作為嫁母皆同向式上反戌音恤魋大回反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注靡侈音義侈昌氏反又甲氏反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

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音義朝直遥反注同僖許宜反

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朽之愈也豈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閲音悦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

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

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

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

朽也注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

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

將之荆注將應聘於楚音義應應對之應蓋先之以子夏又

中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注言汲汲於仕得禄

音義汲音急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各隨文解之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子卒後弟子相問冀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者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是君子必不為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子所見言之先後也且孔子為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椁不用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事前後昔者夫子失魯司寇者案世

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絶糧之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荆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

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桓司馬者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魋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為司空者為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崔

解可依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注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注以其不外交音義繆音木竟音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注言時君弱臣强政得大夫專盟會以交接音義焉於虔反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注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注明不當哭於是與哭

諸縣氏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鄰國臣之法注正義曰案世本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注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注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注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注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

器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為死為生之事各隨文解之曰夏后至親乎此以下是原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為人用以言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為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為之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為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為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有用者送之非言為

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兼用之非為疑可知故不重說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幷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者曾子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然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尤古故也譏一則餘從可知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注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音義朱音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子游曰其大功乎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

功是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己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常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為朱也言春秋作戍者定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是也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者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為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

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為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元説是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盖慎諸注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注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

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注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注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音義襚音遂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出嫁母之喪行禮之事注正義曰子思孔子孫者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聖人之後故具言之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

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謂財足以備禮者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是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音義瑣息果反依字作瑣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音義滕徒登反為于偽反下及下注為人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各依文解之瑣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所聞之事也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

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族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滕伯文者謂滕國之伯名文為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為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注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音義鞏恭勇反買棺外内易我死則亦然注此孝子之事非所託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屬

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后木云孝子居喪之禮吾聞之於縣子云夫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也孝子既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則亦當然然猶如是我死亦當如是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則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言買棺外內滑易者此是孝子所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音義帷意悲反小斂之奠子

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注曾子以俗説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注末世失禮之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曰於西方者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將為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注正義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為動揺尸柩故帷堂案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方故為非也云大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

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答趙商堂當為室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注非時尚輕涼慢禮音義綌去逆反麤葛也衰七回反繐音歲布細而疏曰繐涼音良疏正義曰此以下論縣子之事綌葛也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記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繐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

子蒲卒哭者呼滅注滅蓋子蒲名子臯曰若是野哉注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弟子高柴音義臯音高哭者改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卒哭者呼其名故子臯曰若是野哉野

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皐深譏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注沽猶略也音義相息亮反沽音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麄略也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麄略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注不以吉服弔喪音義易音亦徐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小斂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記

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譏當時之事故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時多失禮唯孔子獨能行之故言之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注惡乎齊問豐省之比音義稱尺證反有亡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惡音烏注同齊才細反又如字注同省所領反比必利反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注形體音義毋音無還葬注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音義還音旋斂力驗反縣棺而封注不設碑綍不備禮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堋音義縣音玄封依注作窆

彼驗反徐又甫鄧反碑彼皮反綍音律塴北鄧反

人豈有非之者哉注不責於人所不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問送終所須當辦具也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答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綍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綍故注云不設碑綍不備禮注正義曰春秋傳作塴者案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

塴弗毁則日中而塴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塴下棺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注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音義賁音奔人名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音義汏本又作大音泰自矜大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者子游知襲在牀爲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汏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别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當據禮以答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答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已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曰汏哉當言禮也言諾非禮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醓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注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音義醓呼兮反醢音海甕烏弄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甸師攻而殺之則宋襄公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得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之時故得葬之其後取夫人是襄王之姊死在襄公之後義不相妨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者曾子不識器之多但識其實為非也言既曰神明之器當虛也故譏云而又實之也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

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則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孟獻子之喪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注時人皆貪善其能廉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注曾子言喪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録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

徒敬子禀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為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為獻子家臣為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成子高寢疾注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注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音義遺于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

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注不食謂不墾耕音義墾苦狠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注正義曰知齊大夫者以其有慶遺入請齊有慶氏故知是齊大夫齊有國子高故知姓國又見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以此知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注衎爾自得貌為小君惻隱不能至音義衎苦旦反注同為于偽反下為之、殷為其久為君服同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注仁者不厄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上

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此居處言語是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注言皆所以為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音義邃先遂反難乃旦反見如字又賢遍反反壤樹之哉注反覆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音義壤而丈反復扶又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當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注正義曰舊音服非大音泰

唐虞以上謂之大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今既封樹故云恠不如大古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注與及也音義燕烏田反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音義壟力勇反見若坊者矣注坊形旁殺平上而長音義坊音防殺色戒反下同見若覆夏屋者矣注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音義茨徐在私反茅覆屋廡音武卑如字又音婢見若斧者矣注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

斧者焉注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音義狹戶甲反

易以豉反馬鬣封之謂也注俗間名音義鬣力輒反今一日而三

斬板而已封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莫縮也

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

載音義斷音短下同上時掌反下以上同廣袤古曠反下音茂徐又亡侯反尚行夫子之

志乎哉注尚庶幾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夫子封墳

之法燕國人聞葬聖人恐有異

禮故從燕來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燕人來住子

夏家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

焉與及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

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

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偏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然公西赤為志偏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與凡人不異者今謂聖凡相葬禮儀不殊而孔子葬異此是賢葬聖師別自表義不施世為法而子夏恐燕人學斅此禮故懸而拒之云其禮本應如一也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既已語燕人無觀又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為法封謂墳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堤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夏屋者矣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夏屋唯兩下而殺卑而寬廣又見封如斧之形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馬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

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一日而三斬板子夏前述明夫子語又引今會古竟更述其今葬孔子既是從斧之墳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内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今一日而三斬板也而已封者謂三徧設板築土而止已其封也故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衰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者尚庶幾也言今一日三斬板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以示燕人注正義曰知板蓋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是牆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則板廣二尺故五板高一丈也知板長六尺者以春秋左

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按五堵而為雉雉則堵長六尺故詩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知蓋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令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引詩縮板以載是大雅緜之篇也引之者證縮為約板之繩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無足怪者

婦人不葛帶注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疏正義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絰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為之殷奠疏正義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既葬各以其服除注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疏正義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

池視重霤注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

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為之音義重直容反衣于既反疏正義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為椑注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音義椑蒲歷反徐庚益反親尸棺杝音移著直畧反兕徐里反歲一漆之注若未成然音義漆音七藏焉注虛之不

令音義令力政反本又作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為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柂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為此棺也椑謂杝棺親尸者也古者天子椑內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柂在內以親尸也歲一漆之者雖為尊得造交未供用故不欲即成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虛之不合也令善也言若虛空便為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為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土既不合覆不欲令人見故藏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注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音義楔悉節反綴竹劣反又音竹衛反飯煩晚反唅也父兄命赴者注謂大

夫以上者士主人親命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柱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乃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者謂小斂時並作者作起為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作父兄命赴者亦復後之事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何以然尊許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注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魂處

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故祭僕云復於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隸僕云復于小寢大寢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采復之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案周禮內小臣職小臣上士四人案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轉嚮他處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注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

為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音義剝邦角反與音餘下同倮力果反謂不巾覆也埃音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剝猶倮露也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倮露與是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為有祭肉也無祭肉即得倮露注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小斂既奠於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柩朝廟重先奠後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為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文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注木工宜乾腊且豫暴材椁材也音義腊音昔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須豫暴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而布材與明器者

布班也材謂椁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須豫暴之也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注陰陽交接庶幾遇之音義逮音代或大計反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正義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為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為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

告反必面之義也注正義曰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為為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音義縓元絹反淺赤色今之紅也緣悅絹反下注同薫本又作纁許云反

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注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音義要絰一遥反下注小要同下大結反絇其俱反屨頭飾瑱吐練反

鹿裘衡長袪注衡當為横字之誤也袪謂褎緣

袂口也練而為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音義衡依注作橫華彭反下衡三同袪起魚反一音丘據反褎本又作袖音徐秀反袂面世反袪裼之可也注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音義裼音昔麛音迷本又作麑同鹿子也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戶交反疏正義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黃袷裏也縓緣縓者縓為淺絳色也縓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葛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謂父母喪菅屨卒哭

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瑱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為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為之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為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鹿皮色白與喪相宜也衡長袪者衡橫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練而為裘者為猶作也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橫廣之又長之為袪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又有袪為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注正義曰纁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卑質於纁爾雅釋器云二染謂之緅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

明外除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者案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唯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引玉藻曰麛裘青豻者以此經鹿裘直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麛同類之物麛裘既用絞為裼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麛裘用青豻為褎則鹿裘之褎亦用青豻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注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注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注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者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

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令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也皇氏以為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故兩存焉

天子之棺四重注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音義重直龍反注皆同邃雖遂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注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音義被皮寄反注同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 杝棺一

注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音義杝羊支反木名椵徒亂反椑棺二

注所謂屬與大棺音義椑音子屬音燭四者皆周注周帀也凡

棺因能溼之物音義帀本又作匝同子答反能溼乃代反棺束縮二衡三

衽每束一注衡亦當為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音義衽而審反又而鴆反髹又作髤許求反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

湊也其方蓋一尺音義題徒低反頭也湊七豆反聚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

侯以下棺椁厚薄長短之事天子之棺四重者尊者尚

深邃也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為一重也又杝為第

二重也又屬為第三重也又大棺為第四重也四重凡

五物也以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

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椑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椑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云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卿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也喪質不得依吉時祭服也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椑非也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溼故最在裏近尸也杝棺一者椴也材亦能溼故次皮也杝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草則杝親尸也所謂梓棺也即前言君即位為椑是也杝即椴木鄭引爾雅曰椴杝一物二名名椴又名杝也梓棺二者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

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則喪大記云屬六寸大棺八寸也四者皆周者四四重也周帀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横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竪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為小要也柏椁者謂為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注正義曰衽或作漆或作縣者經之衽字諸禮記本或有作漆字者或有作縣字者以端者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内知

其方蓋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椁材從下即題湊郭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也音義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為于僞反下文及注為其變皆同衍以善

反

或曰使有司哭之注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為之不以樂食注蓋謂殯斂之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或曰使有司哭之者或人云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耳非也為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令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此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斂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日殯也然諸侯為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畢不得同王也注正義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者甍在本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緦衰弔而服爵弁紂衣紂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注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

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為龍音義菆才官反輴勑倫反轅音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注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音義黼音甫刺七亦反縿音消幕音莫天子之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菆塗為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故云龍輴也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故云以椁加斧于椁上者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菆木以周龍輴者謂叢衆木直壘周龍輴至上乃題湊則諸侯至上不題湊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音義別彼列反注同朝直遥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位就同姓之中先爵尊耳與此無別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誄其行以為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

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音義誄力軌反者巨支反相息亮反注同父音甫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誄曰天不遺者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者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者傷痛之辭也尼父者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而謚之尼父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注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音義大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注同大音泰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后土社

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為國致憂之事國亡大縣邑者亡失也國之軍敗亡失土邑也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者公孫也士喪禮云公卿大夫繼主人鄭云公大國之孤四命者是也厭冠喪冠也國既失地是諸侯無德所招故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大廟三日也失地為先祖所哀故在廟也君不舉者舉謂舉樂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者后土社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然二處之哭鄭皆不非未知孰是庾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案庾蔚及前通合而為用也

孔子惡野哭者注為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呼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音義惡烏路反 銜枚上音

咸下木杯反呼火故火胡二反疏正義曰哭非其地謂之野為變衆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于人音義稅始銳反謂以物遺人也遺維季反疏正義曰此論人子之法也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未尊則亦不敢專家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注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備盡也國君喪羣臣則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為畢也所入有前後必相待

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為節故俟齊也

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音義縞古老反注同紕避支反是月禫徙月樂注言禫明月可以用樂音義禫大感反樂音岳疏正義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為也此非當月所受樂若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從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

君於士有賜帟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音義帟音亦共音恭本亦作供疏正義曰賜

恩賜也帟者幕之小者也大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禮記注疏卷八

禮記注疏卷八考證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注名拔○臣召南按注据世本名拔陸氏音蒲八反是也朱子論語集註作公孫枝以字相近而誤

食於有喪者之側○應鏞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夫子制於中都注疏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臣召南按太宰職云設其參傅其伍注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此文當作大宰職注云

刋本誤脫注字耳

夫明器鬼器也疏故用恭敬之器空空空送之○臣召南按文義與上叚相對此句當作故用人器送之刋本因誤有重複致誤有闕文耳

仲梁子注魯人也○臣召南按仲梁子是六國時魯人詩定之方中注引仲梁子正義曰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小斂之奠○臣召南按此自為一章舊本誤接仲梁子

下

讀賵○此亦自為一章注下應有疏而無之刋本遂接

孟獻子章而誤録其疏於下

賓客至無所館○此亦自為一章刋本因無疏誤接上

章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句與人之葬聖人也句子何觀焉

○臣召南按此鄭注句讀也疏引王肅曰聖人葬人

與屬上句則與字音餘義勝於鄭故陳澔從王肅讀

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臣召南按字非謚也鄭注太曲左傳疏曰此傳惟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惟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為之謚故書傳無稱焉鄭注禮記云因其字以為之謚謂孔子為尼父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遂復妄為此解按頴達此疏可謂直糾鄭違矣本文疏乃復依阿鄭氏不言其失何耶又按鄭言因字為謚既以誤讀左氏衆仲之言復

因穀梁說孔父為字謚遂疑與尼父相類然孔父非謚先儒已早疑穀梁矣謂尼父即謚可乎

禮記注疏卷八考證